



能在香港觀賞世界盃嗎？

源於奧運 李漢源

這兩個星期國際足球體壇熱鬧不已，幾個南美國家：智利、巴拉圭、烏拉圭及今屆世界盃冠軍阿根廷，聯合宣布申辦2030年世界盃，其實較早前已有幾組國家表示準備申辦世界盃，包括歐洲西班牙、葡萄牙、烏克蘭組合，以及沙特阿拉伯、埃及、希臘橫跨三大洲的組合，再加上2026年申辦落敗的非洲國家摩洛哥，亦想捲土重來，看來競爭十分激烈。

當年摩洛哥落敗的主因是國際足協（FIFA）報告指出如由摩洛哥主辦世界盃，估計只能帶來72億美元收入，而讓美國、加拿大及墨西哥主辦則會帶來約143億美元的收入，足足有一倍的收入差距，結果FIFA就決定由美加墨成功獲得2026年世界盃主辦權。

而可能美加墨成功獲主辦權後的影響，各國也覺得或許幾個國家聯合爭取主辦會比較容易成功，因為無論資金及成本也會由幾個國家一同負擔，又可以更廣闊推動世界足球發展，亦能加強政治、文化、經濟等融合與交流，也就促成了西葡烏及阿埃希兩組三國的組合爭取2030年世界盃主辦權。不過主辦方為國家組合其實也是大勢所趨，因為2026年起決賽隊伍增加到48隊，比賽場數達80場，並非一般的一個國家能負擔得起，即使大如美國最多將舉辦60場賽事，亦要由加拿大及墨西哥各自負責舉辦10場賽事。

如果到時真的由上述國家組合名單

申請主辦，相信南美四國獲主辦權的機會較大，1930年是第一屆世界盃，到2030年剛好100年歷史，以「百年世界盃」回歸百年前首屆主辦國烏拉圭，決賽放回1930年首屆決賽烏拉圭首都蒙特維多百年紀念球場，這樣多有意思。多國組合，無論誰勝誰負，也能象徵人類共同體的意義，多國合作也能彰顯體育超越種族、政治的特質。

要知2030年世界盃那些國家申辦成功？要到2024年FIFA第74屆周年大會，由209名國際足協成員投票決定選出主辦權。如果中國真的想主辦2034年世界盃，相信應該有能力單獨主辦，因為雖然沒有做過統計，但應該有足夠球場去舉辦眾多賽事，而每個球場亦達標準可容納超過4萬觀眾。根據2008年北京奧運的經驗，香港或許也有機會主辦世界盃三兩場賽事，屆時球迷們就可以在港欣賞世界盃了！

雖然說在港欣賞世界盃還只是個希望，但主辦其他國際級賽事，香港也不遺餘力，今天（2月23日）及2月26日星期日在荃灣體育館會舉行兩場2023年世界盃籃球亞洲區外圍賽，中國對哈薩克及伊朗，爭取亞洲區7個出線席位。回顧世界級的國家籃球隊來港比賽已經是2008年的歷史了，當年澳洲、阿根廷等隊伍路經香港去北京參加奧運而在香港紅磡體育館進行表演賽，久違15年，真令人感到興奮，希望未來能有更多機會在港觀賞國際級體育賽事，這樣就更能讓全港市民熱切投入運動氣氛吧。



老人要「切腹」？

方寸不亂 方芳

日本一名耶魯大學學者發表解決人口老化問題高論，竟有驚世駭俗解方：「老年人應集體切腹自殺」、「強制老人集體安樂死」、「處死」長者論，引起日本主流社會的震驚，「仇老」、「棄老」被認為是對弱勢社群的仇恨。

面對人口結構不平衡的挑戰，老年人比例增加，提升了佔用社會資源比率，多年來已成為經濟議題。政府沒有良方，民間難免有極端之論。耶魯學者面對指責，他解釋「集體切腹」和「強制安樂死」，只是一種「比喻」，指老人應在社會職場層面切割，騰出位置予年輕人上位，把社會資源留給年輕人。

日本目前是全球最長壽的國家，總體預期壽命高達83.7歲。因為長壽，老人比例成為全球最高的國家，佔總人口比例近三成，而且近年的統計，生育率下降。

但到2050年情況就不一樣了，全球最人口老化的地方就輪到香港了，據聯合國的預測，香港有逾四成65歲以上的人口，其次是韓國，有近四成老人，日本則排名第三，高齡人口有三成七。所以面對人口老化問題，香港也要正視面對。

從日本老人社會職場議題，想到台灣上世紀七十年代著名歌手劉文正，最近有關他「死而復生」的新聞鬧得沸沸揚揚，於是網上都充斥着他當年的舞台片段。當年忙於工作，沒有時間留意娛樂圈，今天還是第一次認真看到劉文正，一代天王在最當紅時間急流勇退，他當時對傳媒說，要把最美好的形象留給觀眾，就是不想日後有觀眾看到「老屁股」在台上載歌載舞，可見劉文正深明一代新人換舊人的道理，為了不讓自己接受現實的無情，他告別舞台後頭也不回，神隱30多年，連一張照片都沒有流出，完全沒有人再見到他，正是徹底的裸退。

如果人人都可以像劉文正那樣瀟灑，提早與職場割裂，就沒有長者佔用社會資源的問題了。當然，劉文正有自身的經濟基礎才能灑脫，試問60歲還要為兩餐奔波，何來條件灑脫呢？



旅遊新規矩

發式生活 余宜發

自從世界各地不同國家和地區都打開門戶歡迎旅客光臨之後，相信很多香港人也跟我一樣，已經開始或者準備衝出香港再次踏上開心的旅程。

如果大家打算出發旅行的話，我可以在這裏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事情。因為1月初到外國探望我屋企人開始，其實這段日子自己已經一共出門3次了。

除了到北美洲探望家人之外，回來不久便去了一趟泰國曼谷遊玩，上星期也首次到了馬來西亞旅行，當中的體驗其實跟以前旅遊時候真的有一些分別，其中一環就是科技進步了很多。最近一位同事跟我說：「發仔，原來現在香港出境的時候，只要拿着登機證在進入海關前掃一掃『二維碼』，再望向鏡頭給機器掃一掃面部便可以通過了。」而且我知道當到開關準備登機的時候，同樣只要望着鏡頭，就連登機證也不需要便可以踏上天橋進入航班。

而且現在辦理登機手續也比以前方便很多，如果以前乘坐飛機的時候，一定要到櫃檯排隊等候，然後給航空公司地勤人員為你檢查護照及打印登機證再寄行李。但現在很多地方及地區包括香港在內，只要到航空公司櫃檯附近的機器把護照

掃描一下，再輸入一些資料，登機證便打印出來，然後拿着行李到某個地方託運就可以。

不過對於很多人來說，可能登機證也是一個有紀念價值的東西，但因為現在透過電腦打印出來的登機證，只是一張好像超級市場購物完畢之後的那種薄薄的紙張，日子一久可能會褪色，不像以前實質的一張比較厚的紙可以好好收藏。而且以前託運行李的時候，地勤人員會打印一條長形的紙條綁在行李上面，現在就憑着那台電腦，託運行李的字條也從機器打印出來，然後由旅客自己掛上去。

記得之前在加拿大飛去美國的時候，同樣都用這種方法來辦理登機手續，但拿着那條紙條，其實不知道從何入手，因為如果你記得的話，這條紙條要把其中一些「二維碼」貼在行李表面，然後才把紙條穿過手柄黏貼起來，但哪一個「二維碼」需要貼上，以我這只是遊客的不專業，其實猶豫很久才嘗試一下，因為害怕當如果貼錯位置或是把「二維碼」弄錯了的話，可能行李便不知道寄去了哪裏，這樣便大件事了。

不知道讀者會不會跟我一樣，還要一些時間去習慣及認識。

不過世界新規矩，就要旅客重新適應，感受不一樣的旅遊。



美國年輕人愛抖音

翠袖乾坤 連盈慧

前些日子寫過一篇《為什麼愛上抖音》，只是說對朋友傳送來的抖音發生興趣，發覺抖音中的短片，不止內容豐富，比電影特技還真實精彩，從此就愛上抖音。這個朋友，是多年前移民美國的筆友，今日在電話中談起，才知道她也是後知後覺的抖音粉絲，而誘使她上癮的，卻是她20歲正在美國讀書的兒子，兒子對她說，抖音最先還是由他學校中的洋同學引起他興趣，原來他群體中每個同學已是抖音的鐵粉，那就怪不得特朗普當政時，為之恐懼到視抖音為中國間諜了，拜登也曾一度附和。

原來他們對「間諜」的定義，不是對他們國家有什麼破壞，只是中國所做的一切，好到令他們的人民憎恨自己的國家而已，真是這樣的話，無形天助抖音，抖音中所有中國的好人好事、好風景好建設那麼多，便足以刺激那些國家的神經了，尤其是新鮮熱辣教他們看傻了眼八縱八橫的高速通車高鐵；以及日新月異的先進電子科技產品，令到他們的年輕人憎恨自己的國家，便已成了他們總統所說的「陰謀」和「武器」。

目下高檔旅遊工具和對年輕人

更深刻廣闊認識世界的輕重工業，中國都在不斷步步無聲領先，如果他們的總統無能為力加以壓止，除了咬牙切齒天天費盡心思造謠抹黑中國，試問還能做到什麼？當紙包不住火，抖音鐵一樣的事實擺在眼前，他們的年輕人發現他們總統所說中國的「壞」，原來全是中國的好，怎還會相信他們的國家？

朋友坦言他兒子正是這一代年輕覺醒者，有天便問他父母，中國那麼好，你們當日為什麼移民？朋友只好無奈答他，說此一時彼一時，這是當日的事，果然如他們的領導人所述，那孩子有此一問便已中了抖音「毒」了，所謂「軟性毒品」，抖音就算是他們所說的「科技大麻」，可是放在中國「孔子學院」，它卻是理智使用者的正能量。



◆拜登應該知道，正常科技無國界！ 作者供圖



風格之作

獨家風景 呂書練

本來是衝着芭蕾舞而來，因為演出團體是斯洛文尼亞國家歌劇院之馬里博爾芭蕾舞團，卻原來是現代舞，但又不是完全是，還是有經典芭蕾舞元素。

去年藝術節開幕節目是巴黎歌劇院芭蕾舞團的劇舞《羅密歐與茱麗葉》，但由於疫情，被迫採用早前演出的版本在網上播放，跳的是俄羅斯裔編舞家紐瑞耶夫1977年編排的版本，他在創作中打破了經典芭蕾舞「重女輕男」格式，加重了男舞者的分量，令男女更平等，但原著的故事結構還在。

然而，本屆這齣同樣改編自莎翁名劇的芭蕾舞作品卻走得更更大膽，連名稱都改了——《收音機與茱麗葉》，以「收音機」（Radio）取代了男主角「羅密歐」。據該團藝術總監兼編舞家愛德華·克魯格（Edward Clug）在場刊介紹，原來他是英國搖滾樂隊電台司令（Radiohead）粉絲，在創作中不聽聽聽該樂隊音樂及其歌詞，從而選出適當的曲目來襯托自己構思的舞蹈劇場和氛圍：如果茱麗葉不自殺會是怎樣？於是，就找到新的視角去詮釋這個故事，讓甦醒之後的茱麗葉回看這段愛情，展開一段孤獨的憶舊之旅。所以，有了後現代風格的舞美設計和呈現內心世界的舞姿：六男配一女在帶著煙霧的射燈照耀下自由起舞。

觀眾在欣賞舞者肢體美的時候，也要用心去感受其情緒。所以，身穿現代緊身胸衣的女主角棄棄了經典的芭蕾舞足尖鞋，男舞者則穿西裝。兩人在舞會上初遇時，男舞者更以口罩取代了莎翁筆下的面具。這不是從新冠疫情得到的靈感，因為該舞早於2005年創作。

同樣的「克魯格風格」在下半場演出的《春之祭》也充分體現，這是俄國作曲家史達拉汶斯基和傳奇舞者尼金斯基於1913年共同創作的芭蕾舞，講一個遠古部落舉行莊嚴儀式：從一群少女中挑選一位，要她不停地跳舞，直至氣絕而死，人們就以她為祭品來取悅春之神，以保佑大地五穀豐收。

該劇當年在巴黎首演時，因為舞蹈太破格而引致爭議和騷動。但其顛覆性風格卻啟發了後來的現代舞創作。克魯格透露，該舞是向尼金斯基致敬之作，保留了原版的俄羅斯民族舞符號——女子的長辮子、赤臉龐，舞者造型猶如雕塑品，舞蹈手勢向內彎曲，最特別的是，一場甘露由上而下，濕潤着象徵大地的舞台，舞者們就在雨中起舞，甚至借助水力滑動身體，伏臥着舞。

不是想像中的名著情節，也沒有想像中的足尖舞，沒有男舞員的托舉動作，也沒有一圈圈的迴旋獨舞，卻是「非常克魯格」的風格之作。藝術貴在創新。從這個角度看，編舞家是做到了。



童年的味道

在這個豐衣足食的年代，吃，對於我們來說，真的不是問題。問題是，吃什麼，怎麼吃，才有營養、健康。而對我來說，地瓜的香甜是無法忘懷的童年味道。

印象中，家中不最不缺的食物就是地瓜。這是種生命力「很野」的植物，不管你有沒有澆水施肥，它一樣爬得滿田野都是，那片綠，是那樣的蓬勃，讓人不容忽視！而它的根莖，就是地瓜，可做主食，可當零吃，它讓我貧瘠的童年，擁有美好的回憶。

每到收穫時節，鋤頭挖下去，總有驚喜，它絕不會讓你空手而歸。那時候，我們總是跟在媽媽後面，拿着蛇皮袋子，歡天喜地地撿起一個又一個大大小小的地瓜，有時甚至迫不及待就在河水裏洗淨，一口咬下去，嘎崩脆，那乳白色的汁水，甜滋滋的，直接就甜到了你心裏，讓你歡暢得無法言說。

肚子餓了，大人們幹活還沒有回來，也可先蒸幾個地瓜吃。打開煤爐，放上鋁鍋，倒些水，用大盆裝着幾個地瓜，蓋上鍋蓋，就可以坐等美食了。待鍋裏熱氣騰騰中伴着一股甜味時，我們總是猴急地拿出地瓜，一邊邊得兩隻手倒過來倒過去地倒騰着，一邊吹着氣，燙得鹹牙咧嘴地還要吃。那種迫切，現在想來，仍是不由會心一笑。

在沒有菜下飯的時候，我們會把地瓜切成薄片，加些水，放些鹽，在大鐵鍋裏，翻過來，炒過去，直到乳白色的地瓜變成土黃，甜中帶鹹，鹹中帶甜，也是一道下飯的好菜！

烤地瓜，則是我們小夥伴們的保留節目。滿田野的地瓜，好像都是我們的，隨便我們挑。我們也不客氣，挑幾棵長勢較好的，一邊用力地揪出藤蔓，一邊找些小棍子，刨開泥土，小心地把地瓜挖出來。

幾個小夥伴早檢回石頭和樹枝、草葉，壘起簡易灶台，明目張膽地在田野裏直接烤地瓜。那慢慢燻出的香味，讓我們一個個情不自禁吞口水！往往不等地瓜完全烤熟，大家就七手八腳地用小棍子從爐膛的黑灰裏把地瓜扒拉出來，小心剝去焦黑的表皮。一小口一小口地咬着，那地瓜表層綿軟，裹着裏面半生的地瓜芯，別有一番滋味！燒烤地瓜吃完了，每個人的手上、臉上、嘴上，都是一道道黑乎乎的印痕。我們誰也不說話，就這樣腆着肚子，嘔吧嘔吧嘴，咬着草枝，躺在田野上，沐浴着溫暖的陽光，看着蔚藍的天空上朵朵白雲飄散，不時眯縫着眼，情不自禁就想要酣睡一場，別提有多愜意了！

為了能名正言順、經常吃到這樣的美食，我和小夥伴連在馬路邊找了塊小小的濕地，學着記憶中母親栽地瓜苗的樣子，把長長的地瓜藤拗成手臂長的一截，斷茬處往濕潤的泥地裏用力斜插下去，再把地瓜苗周圍的泥土踩得半實。再從近旁小河裏用雙手捧著水，一趟一趟地給地瓜苗澆水。滿滿的一捧水，一路跑一路灑，等我們回到地瓜苗要澆水時，我們手心裏的水，每次都剩下一點點。我們累得小腦門上汗水直流，也不氣餒，仍舊興奮得很。我們給各自栽種的地瓜苗作了記號，這棵靠近大樹根的是你的，那棵牆皮底下的是我的，那棵中間的是你的……

此後，我們每天下午放學都會先繞路到那塊秘密菜園，看看地瓜苗長勢如何。你的這棵好精神哪，是不是很快就會有地瓜吃了？我的這棵怎麼焉了，無精打采的，枝條都趴地上了，趕緊澆一泡童子尿，增強營養。要不要再施點肥啊？家裏好像還有什麼化肥，明天帶一點過來。小夥伴們你一言我一語，對着這片小小的菜園子指點江山。

但是，這片寄予了我們厚望的小菜園

子，始終還是沒修成正果。因為每天放學都沒按時回家，家長們以為我們又去哪裏淘氣了，嚴正警告，必須按時回家，否則「家法」侍候。

那時家長們教育孩子，打起屁股可是動真格的。我們都生了悵，放學後乖乖回家。初時還讓我們牽牽夢繞的小菜園，漸漸地被家庭作業、家務活所淹沒。

待到放假，我們再相約去看時，才發現，小菜園的地瓜苗都枯萎了。我們幼小的心靈遭受了一次不小的打擊。想來家長們總比我們有辦法，我們坐享其成就好了。大家相互安慰着，一會兒就忘了這個淺淺的悲傷，又開心地去玩鬧了。

到了正月，我和媽媽總會做一些地道的炸薯片。我們把地瓜蒸熟以後，去皮，用擀麵杖碾成糊狀，添些木薯粉，搓成條狀，切成一片片薄片，再在晴朗的日子裏晾曬至半乾，最後在油鍋裏沉沉浮浮炸成焦黃香脆的薯片。在那個缺衣少食的年代，這個噴香撲鼻的炸薯片，就是我們最好的年貨。猶記得，有年正月，我邀了同學到家裏玩，獻寶似的，把炸薯片拿了出來，結果大家吃到停不下來，幾乎把我們的庫存吃個精光！當時我並沒有理解媽媽想要留下一些給妹妹們吃的為難，那個年代，誰家也沒有多少存糧啊！

時至今日，地瓜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語。大家都知道它富含糖分和蛋白質，各種維生素也較豐富，營養價值很高，成為深受人民喜愛的糧食兼用的天然滋補食品。著名的「閩西八大乾」之首——連城地瓜乾，更是久負盛名。而在肯德基、麥當勞等速食店裏，炸薯條也變成了孩子們的最愛。但在我的腦海中，童年時地瓜的各種味道裏，就像《舌尖上的中國》裏所說的：「中國人對食物的感情，多半是思鄉，是懷舊，是留戀童年的味道。」吾心亦然。



正月吃會記

琴台客聚 伍采采

我與兄嫂住同一小區，因工作和性格的緣故，我總是「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地宅在家中，兄嫂恐我宅出毛病，不時地「揪」我出去做一些必要的社交。

我們如今所住的博羅縣有正月「做會」的習俗，做會的主題便是「吃」。

於是今年的整個正月，我都被兄嫂揪着到處「吃會」。兄嫂和在小區旁邊經營裝飾公司的陳狄文相熟，被我們喚作小陳總的陳狄文是本地人，村裏有誰家做會，小陳總最是清楚，我和兄嫂去「吃會」也多是在小陳總的帶領下。據小陳總說，從年初二開始，各村人家就開始輪流做會，做會的人家都會在家大擺筵席，親朋好友應盡來，從中午吃到晚上。因為很多人都是在同一天做會，這天誰家來的人多，就表明誰家的人氣最旺，「面子」最大，因此，即使是陌生的人，遇上主人家做會，也很容易地成為座上賓，吃到一席豐盛的美食。

我們第一次跟隨小陳總去「吃會」，是到他的一位同學家，小陳總對同學才搬的新家地形不熟，幾個人跟着他在村裏轉來轉去，見到門前搭着帳篷擺滿桌椅的「會場」，便上前坐下。主人家也很是高興，後來得知走錯後起身

重新尋到地方，都忍不住笑：俗語雖說「搵食艱難」，但在做會的時候「搵食」真是容易。

吃過許多人後家輪到小陳總家做會。小陳總家在翠美園村，是我們小區所在地的村子。博羅縣被東江一分為二，翠美園村在縣城的對面，從前江面沒有大橋，縣城對面的村子被稱為「對面水」，是出了名的窮。而如今，小陳總家在疫情結束後首次做會就擺了十幾圍枱，做一天會，聚到家裏的客人熱熱鬧鬧的將近200人，對於一個才30出頭的年輕人來說亦是有着不小的「面子」。

做會時家中客人多，作為主人，需要打理的雜事自然不少，然而這天小陳總的妻子小周卻還是親自開車到我家接我，又馬不停蹄地趕到學校接孩子放學，途中還不忘告訴我我是作家，囑咐孩子要向我學習，令得我酒未喝上，臉先紅起來。

小周和小陳總年紀相仿，兩人都是本地的村民。在我的印象中，本地村民大多有着勤勞的品質，哪怕在土地被徵收後手頭寬裕起來，他們亦不會「小富即安」，仍舊會盡自己的能力去工作，不讓自己清閒下來。如此，藉着村裏那些被徵收去的土地開發出來的樓盤，小陳總陸續開了裝飾公司、家政公司，小周做起房產

中介的生意，同時也兼顧照料家中老人，教育幾個孩子，兩個人攜手把自家的小日子經營得紅紅火火，就像他們做會那天在大院子裏燃放的煙花爆竹一樣。

這些年來，許多專家學者都在大力呼籲保留中國傳統文化，恢復民風民俗，大多收效甚微。我因為搬離了熱鬧的大城市，住到這個相對安靜的小縣城，看到村民們「做會」，村民中有的連書都沒有讀過，更遑論傳統文化的意識了，但在他們那些不經意的吃吃喝喝中，一些傳統、一些民俗就不自覺地保留了下來。

或許就是因為這樣的不自覺，才有了小陳總夫婦這樣的，既自覺地遵循傳統文化，又自然地尊重文化人，還在實實在在做事業的新村民。



◆博羅縣村民陳狄文家做會。 作者供圖